小亭集

三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侍讀臣孫球覆勘

小亭集卷五　　　　元　楊弘道　撰

五言絶句

寓意

曾遇浮雲去青[illegible]荊[illegible]池井[illegible][illegible]棘刺得得斷人行

[illegible]有凌霄[illegible][illegible]曾[illegible]手栽可憐無所附寂寞草間開

南澗

鬱鬱參差樹泓泓見碧岑風聲成萬籟雲影落輕陰

仲冬

迎水地卑濕仲冬連夜風茅堂何以處春在小爐紅

題張仲謙畫卷

疊嶂寒林杪招提藹暮烟漁歸猶反顧飛鴈背江船

同張介夫楊信卿賦龍德宫詩

步入西園裏秋風草木長牛羊識牢檻廢殿榜凝香

閴然草蟲圖

遂性方為樂逢裁未必愚人生何異此一幅草蟲圖

遣興

暮齒無筋力嗷嗷哺衆雛緬懐皇甫冉嘗勸陸潜夫

七言絶句

次韻陳又新真人北上

驛騎翩翩衹蹔歸壽觴捧罷戀慈幃秋風萬里關河道回首那堪朔鴈飛

贈希白

青柯坪上弄雲烟盧氏山中又幾年道學愈精身愈困

布衣憔悴漢江邊

贈免官安置者

萬騎貔貅闗塞晚兩班鵷鷺禁闈春覺來飽食黄粱飯

却看邯鄲夢裏人

遣興

正愁玄鳥巢軍幕又見白魚逐釣絲座側有人顰蹙去

更煩熟讀董京詩

慈湖客夜

江頭明月照人孤腸斷風前繞樹烏夜夜春潮隨月上
不將客信到慈湖

孟浩然像

先生詩價動江湖秉興西游到玉除鮮道氣蒸雲夢澤
却言多病故人疎

偶題

藏名匿迹黄塵中日抱書案心冥濛墻頭花變兩三色
又是一年看春風

巨木埋根數百年蔚然蒼翠上參天不歸宫闕充梁棟也作龍舟濟大川

海上雲來徧地陰波間漏日瀉黄金水車倦踏傷淫潦無奈連天雨正深

讀志林

休教行已媿屠沽為學當為君子儒俱是傍人門户立艾人且莫笑桃符

謾題

都門幾度見秋風楓栢連山樹樹紅江海此時回首望黄花滿地酒尊空

鄭圻

鄭圻西峻周東傾丘陵破碎山縱横千山萬山過函谷却放秦川如掌平

贈衛處士

甘石書存懵不知老來更與世相違夜凉天雨清如水嘗欲因君識少微

宿浚儀公湖亭四首

夜宿湖亭水氣凉四更風露濕衣裳空濛霧重前山暗
屋角斜明是月光

兩兩三三白鳥飛背人斜去落漁磯雨餘不遣濃雲散
猶向前山擁翠微

幾年鄉夢隔江湖此日登臨興不孤小艇欲行無遠近
不愁歸醉要人扶

能文亦有張公子往歲俄加道士衣載酒白雲山下路

擬將毫翰與同揮

出京

女弟數行傷別淚翰林兩首送行詩辛勤徒步關西去
回首觚稜日出時

飛鳳曲

丹穴嘗聞有鳳凰粲然五色備文章暫時得見却飛去
悵望碧霄空斷腸

題桃花島圖

記曾海上浴湯泉遥望神山幾點烟却對畫圖疑是夢推移寒暑十三年

楓落吴江冷原注詩會中題因戲效之

澤國霜餘氣象清蕭蕭丹葉動秋聲綸鉤收盡絲千尺應有空船載月明

旅懐

道逢風日令人老巖壑雲霞笑我忙誰解清泉煮白石願尋高隠問靈方

宿流泉院

凌山曉發暮流泉東院巖隈有爨烟供佛雙池荷葉小乃知茲地不宜蓮原注流泉院二相距三百餘步土人謂之東池頭西池頭西院今無僧居東院曰洪福大定三年名額刻石龕於殿之西壁凌山院在東阿東北

倦繡圖

五綫未竟小花枝欹坐無言若有思風暖日長人自困也應如我懶書時

興平道院

坳堂翠積草生平時有中庭鳥雀行日影滿堦全不定
好風輕泛樹頭聲

次韻裕之元夕山村見寄

山人不得住山村敗屨常穿畫戟門歌舞滿堂非我事
枉教紅燭照昕昏

登舞陽市樓

解襟舉酒見南山山際風來五月寒渾似吾鄉三伏日
望都樓上倚欄干

迎祥觀即事二首

牽牛延蔓覆簷青凉氣著人如酒醒天外晚風收積雨石爐澄水白泠泠

紙錢灰冷女巫歸庭樹陰斜覺日移二尺短碑堪與語石香爐下獨搘頤

寒江獨釣圖

颯颯霜風亂鬢毛沄沄溪水照綈袍百年不惜身空老懶向滄溟掣巨鼇

舟行二首

羞澁行囊賃客舟初期十日到齊州歸心晝夜如流水

灘淺風狂不自由

盡室東隨賈客船天教歸老舊園田三河千里無青草

歲在虛危定有年

舟中遇雨

斜風掠盡一重烟雲雨溟濛水接天懊惱葛衣渾濕却

船頭還聳作詩肩

奇石

年將四十尚無聞自覺趨蹌不入羣閒向水灘尋細石
旋揩沙土看奇紋

彥深家榴花

小院深沉晝掩扉薰風注意海榴枝新詩題罷空歸去
不見纍纍著子時

湅帛圖

內樣衣裳金縷紋營營何事女工勤料應純被周南化

不識閒愁作夢雲

來復生原注 正大三年丙戌九月九日生於平凉府

竹萌遺籜化為蘆常恐青林歲晚疎今日又看新笋出

節圍膚色願相如

七月十七日夜步息盍簪坊歸二更矣

白紵衫輕兩袂風市橋涼露滴梧桐朱門不鎖清秋月

棄與閒坊靜曲中

調李長源

何時一斗鳳鳴酒滿酌與君洗不平男兒年少鬢如漆
日落胭脂坡上行

謝茂先家藏王禧伯踈林沐雨圖

伸臂纔能引卷窺修篁如截葉低垂行雲不散山堂暮
常記鈎窻卧看時

東風

陰消陽長否還通消長循環默化中天且不言春自好
羣芳總已屬東風

再至鳳翔普照寺

清秋風露曉淒淒氣徹天高日易西誰把玉簪收拾去綠雲猶傍曲欄低

門帖子

壬辰年門帖子

不求高爵列王臣不願金珠坐遶身但願全家度災厄白頭重作太平人

甲午年門帖子

儒館庇身慙廢學官倉供米竟無功授田儻復先王制
從此歸耕畎畝中
戊戌年門帖子
曾由直道踏亨衢豈謂終身出險途從此知非亦知命
鏡中休鑷白髭鬚
已亥年門帖子
寒泉遠汲憐兒小白粲親舂愧婦勤餽食從今低舉案
莫教人識五噫君

辛丑年門帖子

生長般溪溪上州一朝滄海忽横流黍離麥秀悲歌裏華髪歸來萬事休

癸卯年門帖子

兒子形軀似我長新年祝爾願康强但能碌碌全門户莫羡人家畫錦堂

甲辰年門帖子

歳在龍蛇何足慮庭蹛蘭玉最堪傷故將西漢緹縈事

說與君家老孟光原注家世男少女多余暮年止一男復有五女

乙巳年門帖子

蒲城來往愧年除頳尾柔毛從酒壺唯有曹君不相棄故穿深巷送屠蘇原注曹字善良

丙午年門帖子

素貧貞士老還鄉覔食求衣借屋忙三事就中先有一立錐地上蓋茅堂

丁未年門帖子

數歲常懐未濟憂欲遷東府與西州廚邊井淺泉甘冷大半因循為爾留

戊申年門帖子

南坊妬寵如宫妾北里爭妍若市娼唯有西隣安義命東風也自到茅堂

己酉年門帖子

己酉再逢鬢未皤平生艱險飽經過全家無恙自天祐娼嫉之人如命何

詩餘

鷓鴣天

避酒

玉帳人間綺席開便將紅粉作金臺詩情先自無多子更着繁絃急管催　香穗裊燭花摧老來辜負即時杯白眉已任蛾眉笑一夜惺惺騎馬回

望江南

詠桃源

桃源好雞黍競相邀鸞鳳有期朝絳闕風霾無計上青霄萬點落英飄　茅屋底何以永今朝一念不從癡處起萬緣都向靜中消知命也逍遥

沁園春

佳人

揩汗殘粧咀梅顰黛楚腰如束為蔗漿頻飲全踈绿蟻繡床慵傍閒倚青奴解慍風來忘憂花發庭樹扶踈如畫圖凌波襪步蘭堂欲下猶自踟蹰　星娥月姊相呼

趂清樾桃笙特地鋪帳紫簫聲遠青鸞夢斷逸居無事
長日何如玉子圓磨文楸方界多算須防一著輸閒情
遠漸西山翠重飛下陽烏

梅梢月

歌女

春到人間嫩黃染長條暖烟晴晝未按舞腰學畫粧眉
二八女兒纖瘦絳桃穠李攜佳伴陳步障青紅如繡過
微雨年年好在禁烟時候　嬌困如酣卯酒應惱殺翩

翻燕朋鶯友綠水灞橋斜日章臺雪絮亂飄襟袖勸伊
休管別離事但贏取青青依舊再相見清陰漸成數畝

酹江月

寄贈

漢家都邑歷綿綿延祚增崇榮富千古繁華猶眼見看
取班張詞賦太液鴛鸞昭陽鵷鷺蘭麝熏香霧君恩如
日照臨知在何處　窻下軋軋鳴機杼霜柚雪裂下齊
紈素團扇裁成明月樣搖動涼風拔拂玉宇塵清金莖

露重黃葉飄宮樹紫毫斑管定書當日佳句

滿江紅

有感

尚寐無聰幽夢斷遽然難續隱隱聽鼓聲如呼角聲如哭簷短茅堂窻已白灰殘爐火樽無綠稱有無隨分具晨餐唯饘粥　有義命何思慮在坎陷彌謙牧但客來嘗媿小坊深曲不及屠沽餘酒肉不及駔儈多僮僕下葦簾相對話移時清歡足

六國朝

繁花烟暖落葉風高歲月去如流身漸老歎三十年虛度月墮鷄號痛離散人何在雲沉鴈杳浮萍斷梗任風水東泛西漂萬事總無成憂患繞　虛名何益薄宦徒勞得預俊游中觀望好謾能出驚人語瑞錦秋濤莫誇有如神句鳴禽春草干戈滿地甚處用儒雅風騷援筆賦歸田宜去早

小亨集卷六　　　　元　楊弘道　撰

文

投趙制置第三劄子

具位某惶恐頓首再拜申稟制置大使龍學尚書先生閣下某以不事科舉而充府學學諭為名不正以名不正而月費倉庫錢米為素餐因愧心所激故淩晨投劄願係賤名于帳前求人之所憚為者為之蓋欲既勞而

後食則無所愧于其心所期不過如勘校兵書議事官而已也今蒙陶鑄異恩特借補廸功郎差權唐州司戶參軍兼州學教授既受制劄恍惚自失何哉出于本心所期之外故也雖然司戶之職掌倉廪出納但夙夜公勤供職身無貪私以率其下庶能免于罪戾夫教授學者之師也學諭弟子之職也豈有不敢以名之不正充學諭而敢冒居教授之職者乎故司戶之職不敢辭教授之職謹辭伏望鈞慈俯從所請幸甚重念某之遇閤

下可謂異常也閣下洗拔某出於泥滓亦可謂異常也
茲某來歸本朝未滿三載閣下之鎮襄陽纔數月爾某
不假一人之譽而挺然孤進閣下不之疑而特見録用
求之古人亦復罕有某雖無學術文藝敢不自重其身
立于無過之地以全其始終為心而報閣下陶鑄異常
之恩也哉冒黷尊嚴至于再三無所逃罪右謹具申伏
候鈞旨端平二年二月具位楊某劄子
通鎮江趙守范劄子

竊以孟秋槿月甘雨應期恭惟某官以天上星辰主江
邉風月山川改觀宗社發祥台候動止萬福某久矣畢
棲睎馬高仰飛況異勢拜伏無階茲審賜命帝宸陞華
匠監大江之左正依玉節之光二浙以西更借金城之
衛豈但楚尾吳頭之故有煩召父杜母之來知已布于
敎條敢敬陳于賀牘某官英姿霽月爽氣澄秋讀人間
未見之書為天下有用之學青油幕下正賡夜光之吟
赤白囊中忽報夕烽之警一皷作三軍之氣十乘代元

戎之行陰闔陽開孰策六奇之用風飛雷厲屢摧千里
之鋒武夫悍將奉命以爭先儒生學士動色以相賀陸
抗守邉之畧信不愧于伯言孝文前席之思欲亟見于
賈誼内徧儀于華貫外滸領于藩宣甫茲建臺又爾易
地益兵之可用古獨稱夫京口而謀之未寢今猶慮于
淮南望公之來真以日而爲歲聞令之下皆滌慮以洗
心貪夫骨寒黠吏膽落乖爭侵暴足知屏息于閭閻風
采精神信可折衝于樽俎顧盖體古人愷悌慈祥之意

以一洗積年愁恨歎息之聲庶成保障之功即正樞機之任其蚤以多病自棄明時再冒招延一無補報俛焉耕鑿免于饑寒一廛為氓幸遇滕君之仁政萬間庇士敢祈杜老之歡顔謹勒此代其身致敬于庭下意陋辭拙且不嫺彝式有乖事上之恭以度外處之幸甚

投藍田縣令張伯直啓 原注名德直以稱職復任

十年避地事業從可知四海無家生理何勞問惟是心存其恒德亦蒙葢録於高人初疑已斷之機便成棄置

終悟不調之瑟猶可更張死灰有意於復然璞玉敢期於再獻少作既悔舊文盡焚欲營一畝之宮潛究六經之旨志久未遂時難再來感落葉於清秋每臨風而浩歎螢飛庭户思披車胤之書雨霽郊墟空咏文公之句伏惟某官學而入仕惠以臨民文章薦而榮被新恩六事修而與聞政事里閭和會吏卒歡迎草長訟庭尚收曾留之犢風回春郭重開舊種之花竊聞有德可尊處仁為智伏願息肩餘蔭拜手清塵身雖貧而累輕易足

支消之計道既獨而交寡斷無請謁之私

窺豹集後序

前朝起艮維據華夏進用南北豪傑之士以致太平百餘年間民物殷富漢唐而下良法善政班班舉行原其始必有啟之者也余生淄川不與前輩接山城非大都會無所考究年二十九避地逾河關五十有二東歸鄉里親戚故舊無在者孰視田園不敢為已有居歲餘移家濟南初識李善長嘗出一巨編題曰窺豹集細書滿

紙乃其曾祖東平府君疇昔之所著撰也其祖靈石府君求序于節使許公公為作序其說甚詳就閲之若望大水不見涯涘一日攜其編來訪曰某將版行先君文集旅次乏力罔克備舉請先生勘校揀選然後刻之餘俟他日余辭以才識淺薄且老眼不能看小字間歲復以中字謄録數册來請往反三四無懈色懇告余曰先子欲以是集傳世居平世而易之故因循至今某流寓隱約閉眼不見後事若不竭力為之恐終泯泯也故不

恤出息假貸以僦工幸先生勿辭余曰句之脫漏頗能為子注字之顛倒頗能為子乙至於擇而先之置而後之子當自為也因得盡讀其所編錄上皇帝書幾萬言所以立太平之基如太學登聞院提刑司常平倉兵衛屯田之類皆載於書中前朝號稱多士綱紀法度固非出於一人而府君亦南北多士中數之一也感歷論謂善惡生於心心知則天知儒論謂秦不能使之刑名漢不能使之雜霸以下數節其言凜凜純正能悚惕警覺

於人立言如此又逢時頗宦達然未嘗聞人有道其名氏者乃知孝友才俊之士潛德亂世沈寂其行實文藝者多矣可勝歎哉可勝歎哉既畢還其集又請為後序因以余之所見幷感而欲言者書之善長遭大變革負窺豹集跋踄數千里無所失墜葢痛其曾大父之事業暧昧無聞而常欲顯揚之也客居歷下母夫人在堂授小學以奉甘旨其弟早世有妻有子母夫人之兄歿亦有妻子合孫嫠數十指皆收養之當此時又能版行其文

集以成父志若善長者可謂孝矣若李氏可謂有後矣
善長名德元善長其字也嘗補父麐父諱讜亦以任子
入官昭陽單閼二月序

變古樂府小序

元光正大間李長源王飛伯輩競效樂府歌詩沿襲陳
爛殊無意味近有三篇以舊題為律詩道今日事前未
有如此作者因欲收拾古樂府盡入此格俾後之詩人
言此格自吾家始亦詩之一變也

雲萍小録引

君子之心正平虚静無物我之辨聞一善言則志之見一善事則述之故善之所在不必出乎已而善不可勝用也雲萍小録者有人已嘗為之而其説曰進士及第後作同年録以其同升于吏部也是則同而有不同者焉觀夫雲行于天萍泛于水猶男子從事于四方也碩德純行奇才絶藝雜然與之相接可法可慕可喜可愕固已道同志同跡同事同有不勝其同者矣見之則心

醉違之則夢思獨可以不如進士同升于吏部而置之乎具大意如此河中李欽用云吾兄欽叔喜其事可法嘗述為之因請余為引而欲繼為之余曰雲萍小録厚之至也由其名而效之者必多矣苟非其人恐借以為諂諛之具道非可尚而貴言無可取而富欲遂其私而求媚其人焉因亦録之則非小録之本意也

送王仲澤任寧陵縣令引

二戴集禮列於五經其文字之多倍於易詩書而喪服

幾半之聖賢相與丁寧問答以明其制者得非禮主於
敬敬以立行行以孝為本孝以勉喪事為難乎宰我欲
朞三年之喪孔子以為不仁於汝安乎之問責之甚深
嗚呼去聖益遠而安之者何其多也太原王君仲澤之
居母喪也擗踴至於既殯飦粥倚廬至於食菜果練冠
至於祥琴能率禮以終制難矣哉立行之本於流俗既
衰之後舉禮之難於叔世已壞之後移之可以事君推
之可以從政矣初宣廟以縣令近民欲得其人也詔內

外五品以上官各舉所知以聞而用之他人之舉者一二人或三四人至于六七極矣舉君者獨三十餘人自登進士第以青衫九品職應辟書居油幕者殆將十年而人無言焉及丁母憂唐鄧帥府又以前職檄起之葢不得已而後起也既而從吉從吉未滿三月勑授寧陵縣令予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若君者克自立者歟不患莫已知求為可知也若君者為可知者歟愚嘗妄論四科之長各述其所長非謂有其一而無其三也曰德

行顔淵不能政事政事季路無德行可乎曰文學子夏不能言語言語子貢無文學可乎故於君之赴寧陵也唯述其能行三年之喪夫豈簡君也哉

送張景賢張彦遠引

泮宮魯之儒宮也泮水之詩曰順彼長道屈此羣醜又曰矯矯虎臣在泮獻馘孔子曰我戰則克是知文武非二道而後世岐之至其甚也妄加毀訾故劉蕡曰首戴武弁嫉文吏如仇讎傷後世惑之之詞也若夫郤縠之

說禮敦詩祭遵之雅歌投壺元凱之射不穿札叔子之輕裘緩帶謂四子不知兵可乎哉余覿書生也學不足以起身文不足以明道然而不為流俗之所惑者蓋嘗深考古道篤信聖人之言故也自經喪亂身外無族有子既冠遠遊未還年將四十被檄西來借一軍職有名無實若此而與夫啗腴飲醇者同責其畏避而不事事不亦寃乎後世惑於流俗不知文武同方而失其所以用人使貧賤之士進退狼狽而不知其所為悲夫因二

君之赴省也爰書此以贈之焉

送趙仁甫序

帝堯在位以治天下老而禪於舜舜有大功二十亦以禪禹孔子無堯之位無舜之功學者以為賢於堯舜何哉愚嘗聞孔子之前如列國漢魏諸家之說亦已有之及乎刪黙述修之後人文化成則諸說莫能亂蓋二帝行道於當時而孔子垂訓於萬世此其所以賢於堯舜者歟嬴項既滅諸儒掇拾編簡於灰埃之餘各以所見

為説授受服習流分派别漸遠其源隋唐而下更以詩文相尚狂放於裘馬歌酒間故文有俠氣詩雜俳語而不自知也方且信怪奇誇大之説謂登會稽探禹穴豁其胷次得江山之助清其心神則詩情文思可以挾日月薄雲霄也於戲吟詠情性止乎禮義斯詩也江山何助焉有德者必有言辭達而已矣斯文也禹穴何與焉迨伊洛諸公乃始明天生烝民有物有則以致其知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主於静欲一掃歷代訓詁詞章迷

放之弊卓然特立一家之學謂之道學其綱目悈悈乎而其用密哉德安趙君仁甫承學之士也士有窮達其窮數也其達學也徵之趙君信然旃蒙協洽君始北徙羈窮於燕已而燕之士大夫聞其議論證據翕然尊師之執經北面者二毛半焉乃撰其所聞為書刻之曰伊洛發揮印數百本載之南遊達其道於趙魏東平遂達於四方著雍涒灘十有一月至于濟南愚雖敬受其書而所居僻陋不足以館君因病止酒又不能與君對

酌但日相從遊聽其談辨而已於其行也先原仁甫之所學次祝以敬慎威儀尊其所學視兼金之贐則有媿其於送人以言則無甚媿焉耳

送李善長序

濟南士人唯余心苦而善長尤苦何以言之余老而還鄉封樹先塋更期親戚有在者田園得三之一一二故人相與往來以慰餘生今親戚無在者田園為有力者所據一二故人以余貧賤疎絕不相往來故曰濟南士

人唯余心苦善長流寓於此戚屬相依同食者殆十餘口唯以小學為生生之資而復為軍户故曰善長尤苦豈不信然善長母老而子未冠不得已推其母之姪魏氏子從軍又恐傷母氏之心也故捨其朝夕之養生生之資而與之偕行歲暮逆遠不敢告勞意者欲哀祈所司置其弟於優處歸以慰其母也閩人歐陽詹舉進士來京師將以有得歸為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

其志樂也昌黎先生曰若詹者所謂以志養志者歟善長南行何以異此或曰子為善長作序而先自序何哉曰若不知耶唯苦心者能知苦心者也悲夫

送房希白序

甲與乙俱論事甲之論質朴可笑乙之論閑遠可談靜而思之甲論如田父之務耕桑農工既畢具牲牢酒醴以供祭祀以養父母以溫飽其妻子乙論如學仙之人逃父母不畜妻子道引服氣如此數十年少無昇舉之

驗竟踣於空山兩甲乙之論善學者奚取焉方希白之在樊城也朝不謀夕誦堯舜周孔不輟襄陽百萬人獨以詩見寄其因謀以王氏之館寓之他日枉顧嘗切切以治生語之亦何異甲之論質朴而可笑也延留浸漬而後試補府學交遊趙山甫韓景淵諸丈受知於南漳縣令楊君承寄詩之初但知高尚其事和而賛美之以王氏為不可寓治生為不足語又何異乙之論闊遠而可談也夫五音相合以成樂五色相錯以成章故朋友

不貴苟同而貴乎有以相濟也聞希白應楊宰嘉招將赴南漳於其行也書某所以為人謀者為之贈會袁大本亦請以是觀之

裕州防禦使題名記

郡縣廢置視時之重輕立本圖始必選世之望人以培植之戰國時方城重於楚逮漢唐之隆利盡南海其地不過為四會五達之衢自是而後漸降而為縣皇朝應運興滅繼絶割淮之南以為晉故方城稍重於漢唐而

為縣仍舊泰和六年晉既渝盟泝淮上下增益屯戍於是改曰裕州置刺史國制刺史職五品受約束於大鎮而不得專是州縣之名雖殊其施為舉措亦無以大異今主上即位之四年有司再以為言乃更刺史為防禦使首以某官蒞之某官嚴幹之名素著於中外故用以培植本根俾後人樂其成而食其實也唐玄宗愛鄭虔之才欲置左右以不事事更為置廣文館以虔為博士虔聞命不知曹司何在訴宰相宰相曰上增國學置廣

文館以居賢者令後世言廣文博士自君始不亦美乎夫廣文館閒曹也以虗不事事故雖愛其才但以閒曹處之名雖美而實不至豈若裕州防禦使自某官始之為愈也其山川控帶戶口兵賦刺史題名記備矣此不復云至大五年五月五日淄川楊某記

甘白室記

人之生也厚厚者性之正也隨其所習而善惡分焉記曰甘受和白受采甘者味之正也和者味之習也投之

以鹽則鹹調之以醯則酸白者色之正也采者色之習也塗之以丹則朱汚之以墨則黑人獨異乎故習於善則為君子習於惡則小人也昭昭矣余生不辰幼失恃怙長失訓導無養而不知所守無學而不知所擇縱心直前放而不收恐違善而之惡也故取甘白以名所居之室而為之記將欲復性之正視其善惡而從違之而議者遽謂余援引證據違失經義蓋不知言異而旨同也抑嘗思之復之之說猶有未盡者焉夫易壞者味之

甘也易染者色之白也易流者人之性也慾昏於内物誘於外眩惑顛倒差之毫釐則失之尋丈矣若能學以謹習養以歸厚至於心正而意誠則應物而不亂事過則湛然何善惡之辨得置於其間耶亦猶味之甘者久而不壞色之白者涅而不緇置鹽醯於度外釋朱墨而不問余之道其庶幾乎

養浩齋記

余以正大元年監麟游酒税初識曲子安居縣學為童

子師項背微僂布褐委然目赤且濕蒼髯糢糊不見頤頷縣人云子安生乾州居此幾三十年矣生理蕭條自始迄今衣食之奉如一一日謁余而進曰僕以養浩名所居之室聞先生嘗從事於斯文願求文以記之余不欲違其意亦不能從其請但笑而謝焉退而思曰孟子聖人之徒也其論浩然之氣曰難言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夫名者實之華也故為是名也必求有以副之養浩之名子安副之哉余平昔喜

孟子之書修其天爵不肯枉尺直尋威武不能屈說大人則藐之誦之於口著之於心事之以為行述之以為文而自待其身亦已至矣以兵凶破産失其生生之資乃俯首監差中亦孟子所謂抱關擊柝者比也夫仕有尊卑制禄之稱令也仕之卑者不為制禄而斗米束芻繩之以法舉手蹈足輙挂罪詈折腰於里胥屈膝於縣吏平昔所養消沮殆盡於是晝懯形影夜懯夢寐飲懯甌盂食懯匕筯他日復見子安其形貌堂堂乎美丈夫

也布褐鮮鮮然美衣服也氣充乎其浩然矣因笑曰無乃自視不足而所見者然耶

竅庵記

蒲臺王巨濟少年讀書為舉子計及山東被兵更為權謀武士事上黨公亦嘗有官大變革後奉身來歸著道士服築室于濱州之市東牓曰竅庵居之余六七年前嘗過濱借宿于是庵巨濟因請為記余亦新歸鄉里凡謀為繆戾心擾擾未靜曰他日當為作之庚戌再過濱

乃為作記寙物病之名也巨濟取以名菴葢比身于物

而且病馬余為巨濟設問而問之曰非以讀書無成而

為病乎非以嘗有官旋失之為病乎非以投老無家著

道士服寄跡一庵為病乎余復為巨濟解之曰為舉子

計未及有成以兵荒去鄉里更為權謀武士余但見得

隨時之義非讀書之罪也嘗有官遭大變革失之非權

謀之罪也不幸喪家來歸寄跡一庵非身之罪也巨濟

能不怨猶復歸罪于己而以寙名其庵夫粟菜果蓏食

物之佳種也其或不熟非佳種之罪也土木金革用器之良材也其或不攻非良材之罪也孟子曰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五帝本紀云舜陶河濵河濵器皆不苦窳由此言之巨濟平生所遇如此而處之如此用心可謂平恕矣豈非人情之所難乎

秀野園記

洛南縣治東南五六里陵阜曲接回抱忽斷若門然謂之窄口既出便得一川平演肥沃宜穀麥禾麻農家隨

山勢散處總名曰章谷其間大抵多李氏之田也李氏之先嘗以文無害佐縣治因倍蓰前世之業而始有僕馬婢妾之奉於是即其地為園以充其宴賞遊觀之樂取東坡獨樂園詩名之曰秀野引竹園谷蒼龍潭二水鑿於其前面池起屋四楹植果樹雜花於其後至大四年六月余始來遊望之青林蔚然既至其處怪其蕪穢不治豈以其時賦斂方重未暇及此而然耶易卦兌上離下革革者變改之名也上六之象曰君子豹變其文

尉也李氏名革視其先子益收書誦習敬禮士人而有革之道焉傳曰學也禄在其中矣又曰無友不如己者苟是心不替又豈止僕馬婢妾之奉宴賞遊觀之樂如秀野而已哉淄川楊果記

題公孫長卿左氏韻語後 原注長卿名昂霄

運副朝列先生雖以文章名海内及見後學小生有片善僅可録所以長育奬進者備至故果之不才亦蒙獲侍坐未坐定出示所著左氏韻語幷其祖中散公行狀

兵後得於壞壁間者先以勿辭要之俾題卷尾夫毀之
則辭溢醜譽之則辭溢妍是特未識毀譽之正使行學
之實不能盡信於人由辭之溢也詩三百五篇其義庶
矣孔子以一言蔽之曰思無邪何必盡其風賦比興之
理遍數其禽獸草木之名哉故立言者貴乎簡而正也
況碑誌傳記題評贊序傳信之文也豈辭之尚哉大抵
得中散公行狀於壞壁之間者孝感也著左氏韻語撮
傳中事無一二遺者篤學也孝感行之至也篤學志之

誠也以是蔽之可乎某師心孤陋學無根底謬妄之說不自知其是非必有能辨之者噫師道之不傳也久矣先生當尊嚴其道不宜以成才之禮待後學小生願先生接某輩如韓文公之視李蟠不願先生如孔北海之友禰衡也

題重刻離堆記後

魯公之德之藝咸為當代及後世之所推重葢公以忠義為德以翰墨為藝二者初不相資以成名也德成名

隨之藝成名亦隨之正使公不能書而忠義之節當與
日星爭輝如或不遭奮厲之地有以自見而翰墨之妙
亦當與金石不朽矣故張巡之節不待藝顯李斯之筆
不以人廢雖然有德以發其藝有藝以華其德虎之文
炳然豹之文蔚然宜乎後公數百載大人君子據德游
藝愛之而不置也公嘗作離堆記書而刻之石壁上字
徑三寸比他書尤瓌奇元符三年唐子西祠堂記已有
崩壞剥裂之語元符距今又百餘年鄧元帥漆水郡公

慮其崩剥不已寖及完處公門下客安常嘗以篆隸待詔翰林亦能以朱蠟摹書不失其眞適官於南陽其人尋其復善刋字公乃出家藏離堆記石本置其點畫鈌損絕不可識者餘悉重勒之石凡幾百幾十字典型具在唯讀之不能成文為可惜也嗚呼魯公之書取譬則火也離堆之石取譬則薪也火傳於薪薪灰而火無盡故離堆之石可壞而魯公之書不可泯成德之藝大矣哉懿夫大人君子之事可以為教於斯世也據德游藝

大人君子之事乎孰謂元帥公重勒魯公之書於石非大人君子之事也歟非可以為教於斯世也歟至大六年楊某題

題山谷帖

山谷寄成伯祕校書云道一而已聖人之道均於治性改過平居之心恬淡平愉更無委曲大概不為人作便近妙道此數語與二程之學亦何以異而當時分蜀洛之黨其不相悅也如此此何哉成伯不知其氏族公和寄

惠雞距筆詩云李侯掉三寸滿堂風拂拂成伯益姓李
也

題黃魯直書其母安康太君行狀墨迹後原注張左丞家藏

以為子者尚其孝以業文者尚其辭以學書者尚其法
傳之子孫為三師

志道字說

周人諱名男子冠而字所以代名也名則命於父師亦

有自以其意而為之者字雖朋友可也其人諱古嘗以
其名請字於余余時閉戶退藏守銘背之戒以其請之
堅也曰子之名父師之命歟抑自以其意而為之其義
奈何曰其性至拙不能與時俯仰屈而不信故為是名
也余曉之曰古豈拙之謂哉古人今人之師也古之君
子志於道不志於利故善始令終子孫逢吉今之人不
顧道義惟急於趨利寅而興卯而作午不見其利則心
已遲之殊不知以趨利為始將何以令其終乎子無以

古為拙志於道而已矣請以志道代子之名子以為何如繫辭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子姑安之久而當知余言為不妄

四箴幷序

有過行有不逮則如之何曰改之而已勉之而已如斯而已可乎曰改之則無過勉之則事治於斯二者何有作四箴以自警云

浮躁箴

輕發曰浮欲速曰躁事既不達動貽悵懊是以君子沈
思莊靖治劇以簡處動以靜悔寡事治心和氣融安樂
壽考咸集于躬

懈怠箴

身體好安心情欲恣安逸懈生荒恣怠至日復一日萬
事不治安不可常恣不可充心乎蒙昧身乎困窮勿謂
有命罪在汝躬地不産衣天不雨粟鬼不輸智神不賜
福不治不修塞心餒腹勤則不匱學則能通能通則顯

不匱則豐既豐且顯樂在其中

妬忌箴

他人有能可尊可師不知出此反妬忌之不妬如之何近乎無志不忌如之何安能有為匪妬他人妬巳之不習匪忌他人忌巳之不思思之斯得習之以時文學中積聲聞外馳汝亦多能妬忌奚施

十二字銘

熄暴怒毋戲言辟損友塞禍源

陶之瓶贊

陶之瓶杜之囊深秋晦日詩人腸河之水流洋洋歲寒松栢在高岡

祭劉副總管文

維端平元年歲次甲午三月己亥朔二十二日庚申襄陽府府學諭楊某拈香酹酒告于故權京西副總管劉君之靈惟君之先貴重於遼遼亡入燕襲爵百載必有道也紹定癸巳以鄧來奔越明年改元端平正月己酉

王師克蔡乙卯疽發背卒無後亦必有道也嗚呼哀哉
某所以祭且弔者武仙執迷不復唐州不知天命詿誤
而死者不知其幾何如鄧民穰穰咸獲更生以武仙唐
州方之實亦有賴於君焉此衆論之公也某寓鄧六年
蒙君以客禮待燕遊樂樂無不與焉此一己之私也苟
無公論不敢遂其私䰟而有知庶幾聽之

為節婦尼釀糧疏

故鄧平主簿王宏道先生學為人師行作世範詞賦造

乎二李濟南謂之三王迨桂枝入手之年正戎馬生郊之際俗儒買脤而覓舉嘗丁繼母之憂赤尉託事以逃差代赴危城之難生全忠孝道合神明悼子息之不存慼室家之猶在挺守貞之高節遂寄跡于空門行年七十度日艱窘效釋迦氏乞食舍衛之城似綈源明忍饑浮雲之巘凡曰識面寧不媿心但當稱具有無故可助之薄少載思共伯哀吟守義之詩無使孝標忿作絕交之論

優伶語録

堅白子居於般溪之上不慕榮利喜為文章田食井飲與世淡然蕞爾山城再罹大兵雞犬不聞四郊草荒一官不調未獲禄食親舊離散無所假貸衹服避地之訓歲九月而有汴梁之行所以赴銓調訪親舊也傳曰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生業既失安在其能三月也行次濟水之陽有同逐者亦欲踰大河之南不負不苟若有餘齋言語輕雜容止狎玩怪而問之曰

我優伶也且曰技同相習道同相得相習則相親焉相得則相恤焉其處其人優伶也其地其人亦優伶也我奚以資糧為言竟自得之色浮於面閒之有感於余心者夫人之所貴乎為士者為其道存焉耳仁義道之本歟仁以安人義以利人使人利而安之相親相恤者近焉優伶世之弄人也而有是哉而有是哉因且自念修身慎行讀書著文幾年于今矣獨無所同然乎哉側聞某官大夫名德之日久矣未嘗望清塵拜下風得接槃

花之論令也路出東原（原注：興定元年東平府録事雷晞顔名淵）欲致謁於左右疑而未敢進也俄而自笑曰何期大夫之淺耶仁義之道在彼而不在此乎或曰為其同乎大夫決巍科馳令聞自致於青雲之上汝身不顯於世名不稱於人沉滯碌碌窮於逆旅果同乎堅白子曰轅下之駒德不配驥然亦馬也謂之非馬可乎或者不能對因録優伶之語以為獻伺候門外進之麾之惟命

謄錄貢生臣王兆泰

謄錄監生臣李光緒